

## 飞入《一千零一夜》王国

1979年1月，我从加拿大东部沿海城市哈里法克斯访问后回使馆，一路上映入眼帘的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银色世界特有的干净、清新、静谧使长期在欧洲繁华嘈杂都市工作的我备感爽快、舒适，正想在此踏踏实实地多干两年。不料，我一回到渥太华使馆汇报完工作，王栋大使就把我留下，单独对我说：“外交部来了调令，要调你出任驻阿曼首任大使，去那里开辟工作。”我毫无思想准备，有些惊讶，便脱口说：我从1954年调入外交部，先在西欧司工作，后又去芬兰、丹麦、奥地利、瑞士和联邦德国（西德）工作，对波斯湾地区的情况不大熟悉，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而且我又不懂阿拉伯文。王大使鼓励我说，去了你就了解了，何况你已有了长期的外交工作经验；海湾地区很重要，阿曼周围还有好几个国家没有同我们建交，你的担子不轻！

我到机要室去看了调令后，回到办公室，从《世界地图集》第30页找到了我将要去的地方——阿曼苏丹国。它在亚洲西部阿拉伯半岛的东南端，靠印度洋阿拉伯海的阿曼湾，形如一只长靴或一把弯刀，面积30万平方公里，最高气温40℃以上，属热带沙漠气候，70%是沙漠干旱地区；人口大约150万，阿拉伯民族，信奉伊斯兰教，属逊尼派。该国属君主统治国家，国家元首是“苏丹”（国王），它的东南面濒临阿拉伯海和印度洋，有1700多公里的海岸线；西北面是荒无人烟的鲁卜哈里大沙漠，与世界著名的石油王国沙特阿拉伯接壤；南部毗邻南也门，靠近红海入口处亚丁湾；北部邻国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曼湾是波斯湾的

入口处，它和伊朗共同扼守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世界著名的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航道被称为西方工业国家的生命线，就在阿曼的领海之内。海湾国家每天生产的 2000 多万桶原油，90% 都要经过这条航道运往西欧、美国和日本。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难怪世人普遍认为谁要是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谁就控制了西方工业国家的命运。所以，阿曼成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激烈争夺的热点地区。

阿曼也是一个古老的国家，其国名按阿拉伯文的词意，是“宁静的土地”。立国已有 1500 多年的历史。从公元 7 世纪到 19 世纪是著名的航海国家。公元 8 世纪到 9 世纪即和我国的宋朝有商业往来。单乳香一项即有数千两之多。1978 年 5 月 25 日阿曼苏丹国和我国正式宣布建立外交关系。它是海湾地区继科威特之后第二个和我国建交的国家。当时阿曼周围的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和卡塔尔四国尚未和我国建交，还有待我们去启开它们的国门。

1979 年 4 月 19 日晚，我和夫人萧泽贤告别祖国和家人，乘飞机经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前往阿曼。

21 日，飞机飞临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上空，但见马斯喀特在海湾和群山环抱之中分散成几大片，最耀人眼目的是一座皇宫、两座古堡，几座碧玉色穹顶的清真寺及其高高的宣礼塔。整个城市大都是阿拉伯式的建筑——泥石结构的平房，间或有几幢西式楼房，象征着马斯喀特已开始迈向新时代。整个大地的色调是褐黄色的，使人觉得沉闷、压抑。我们将在北京时穿的御寒衣服脱下来放在手提包里，准备迎接阿曼和煦的春天。飞机在西卜机场着陆，我们一走出机舱，热气迎面袭来，地面气温已高达 35℃，恰如北京的仲夏，与我们刚刚离开的摄氏零下二十多度的加拿大相比，仿佛是从冰窖里一下子跳到了火焰山，身上直

冒汗。

等在飞机舷梯旁迎接我们的是阿曼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苏莱曼先生及其助手、电视台和报社记者。到机场迎接的还有我们使馆的临时代办戴晓丰等外交官和正在马斯喀特的中国轻工纺织品贸易小组的同志。热情友好的苏莱曼副司长陪我进入机场贵宾室休息。未曾想到，巴基斯坦大使赛义德及其夫人早已在贵宾室等候我们，经戴晓丰介绍后，我们便热情握手和拥抱，一见如故。赛义德夫人还给萧泽贤送上一束在阿曼罕见的鲜花使我们感动不已。

从西卜国际机场到古尔姆别墅区的海湾旅馆约有 25 公里，那时这一带尚未开发，公路两旁是小山和沙丘，没有树木、没有青草，只有沙漠中特有的灰秃秃的荆棘小树。远处海边也仅有芦苇草丛在风沙中摇曳、挣扎。汽车走过卷起一股股黄沙，显得特别荒凉。苏莱曼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便主动向我介绍马斯喀特光辉的业绩。他说：马斯喀特是阿拉伯海阿曼湾内一座著名的海港城市，已有 1000 多年的历史，早在公元 7 世纪到 10 世纪，它的商船北入波斯湾，直到伊拉克的巴士拉、西到东非沿岸的蒙巴萨和桑给巴尔，东到印度洋沿岸的卡拉奇、孟买以及中国的广州。那时，马斯喀特港口经常停泊有上百艘商船，是东西方贸易的集散地，城市非常繁华，但到 19 世纪马斯喀特逐渐衰落，经济停滞不前。1970 年 7 月苏丹卡布斯即位，重视首都的建设，城市才日益发展。自从 1974 年建成西卜国际机场，改变了阿曼近百年来与世隔绝的状况。大马斯喀特市区将从现在的卡布斯皇宫的老城、马特拉的海港区 and 卢威的商业区延伸到西卜国际机场。我们现在走的高级公路，是西德公司在 1978 年竣工的。

我下榻的海湾旅馆，是当时马斯喀特第一流的旅馆。这里

住有不少外国旅客和在阿曼政府部门工作的西方专家，我国建馆的先遣人员也都住在这里。旅馆大门的遮阳台上，置有一艘长约五米的阿拉伯古船模型，以显示阿曼是航海国家的特色。

我们夫妇俩稍作休息后，戴晓丰等先遣人员便兴致勃勃地过来聊天。他们已来了四个月，感触良多，认为阿曼政府虽然欢迎中国来此设立使馆，但对新中国还了解不够。阿曼不愿我馆设在商业区和居民区，似乎顾虑我馆和群众接触。阿曼人民对我们友好，但往往把中国人当成日本人，因为经常有日本商人来马斯喀特了解市场情况和推销产品。阿曼人得知我们是来自北京的外交人员时都非常友好，遇有困难，能得到帮助。

他们感受最深的是：阿曼所处的环境比较险恶，波斯湾是世界石油宝库，美苏两霸对波斯湾地区的争夺正酣，在波斯湾掀起阵阵恶浪，咆哮着冲向阿曼，把阿曼卷入了两霸争夺的旋涡。阿拉伯世界有些人指责阿曼亲西方，这也是阿曼政府盼望我国大使早日到来的一个原因。

傍晚，我们走出旅馆，沿着海滨人行道散步。旅馆坐落在濒海的小山崖上，面对大海，所在的古尔姆区是著名的别墅区，非常幽静。蓝色的海水，打鱼的舢板船，落日晚霞，贴海而飞的海鸥如诗如画，令人赏心悦目，使我旅途的疲劳顿然消失。

晚上九点，阿曼电视台新闻节目中播放了我抵达马斯喀特的新闻，并转达了我对阿曼人民的问候，我首次在阿曼电视观众面前亮相，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乍到阿曼，给我另一个最深刻的印象是：阿曼人的衣着和西方国家完全不同。到机场迎接我的苏莱曼副司长身穿白色的阿拉伯大袍，头缠紫红色布巾，脚穿露趾拖鞋，腰间别着一把银质弯刀，富有尚武精神。他的助手、新闻记者、贵宾室年纪稍大的服务员同是一样的装束。只是有的人腰间没有弯刀，头上戴

一顶白色伊斯兰小帽。这里很少见到妇女，偶尔见到一两个女人，从头到脚都罩着黑纱，像一个黑色的人影，如果头上不罩黑纱，也是用深色的头巾把额头、脸颊和颈部都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双眼睛、鼻子和嘴，显得文静端庄而不可侵犯。无论在旅馆中、海滩上和电视屏幕里，我看到的阿曼男女老幼都是一样的装束。这使我惊奇：今日阿曼还依然保持着极强的民族传统和浓重的伊斯兰宗教色彩。

傍晚，各处清真寺宣礼塔喇叭号召着做祈祷的声音，此起彼伏。奇特的异国风情使我兴奋不已，犹如走入了《一千零一夜》描述的故事佳境。然而，我在阿曼苏丹国却工作了六年，经历了两个“一千零一夜”。

## 难忘的呈递国书仪式

1979年4月28日是中阿两国关系中值得书写的日子。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位特命全权大使，向阿曼苏丹（即国王）卡布斯·本·赛义德呈递国书。从此，两个国家建立的大使级外交关系开始运作。

那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我们从海湾旅馆搬进了一座作为使馆的两层楼别墅，我们在屋顶的平台上第一次升起了五星红旗。使馆坐落在卢威商业区边缘的小山坡上，四周别无其他建筑物，整个卢威区内都能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鲜艳的国旗迎风招展！

使馆前面是一条高速公路，往西30公里是西卜国际机场，往东南从马特拉港区海滨大道可直抵马斯喀特古城，苏丹卡布斯的皇宫就在古城的海边。

当然，在呈递国书之前，要做一些准备工作。首先，我拜会了阿曼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加扎利，商谈呈递国书的程序。加扎利出任过大使，是一位资深的外交家，他有三个儿子，一位是土地和市政大臣，一位是国防部的次官。他很热情地向我详细介绍了阿曼的情况和呈递国书的程序，并表示在我呈递国书后，将尽快地安排我会见各部大臣。在谈话中，加扎利介绍说，苏丹卡布斯是在英国接受教育的年轻人，思想开明，办事有魄力，处处为人民的利益着想；他告诫各级官员要认真办事，要接近群众，要做群众的公仆。卡布斯说：“如果一个老百姓从老远的乡村来到你办公室求见，他一定有要紧的事。你不能推托，要尽快接

见 帮他解决困难 使他满意而归 否则你就不是一个称职的官员。”加扎利还说，卡布斯本人每年都到内地视察 会见地方官员、部族酋长和群众代表 每次时间长达 20 多天 面对面地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就地指示随行的大臣解决各地的困难。所以卡布斯所到之处，群众自发地载歌载舞，欢迎国王。

会见礼宾司司长的第二天 我拜会了外交部的次官 相当于常务副部长 阿拉维 向他递交了叶剑英主席签署的国书副本和 我将向卡布斯苏丹致的颂词副本。阿拉维曾担任过阿曼驻黎巴嫩的外交代表，1978 年回国任外交部次官。他的谈话比较简洁 他祝贺我担任首任大使 并说阿中两国的交往已有 1000 多年的历史 发展两国友好关系是我们共同的任务。他告诉我 呈递国书时外交大臣扎瓦维将在场。呈递国书前的准备工作，到此基本结束。

在回使馆的路上，我特地到即将呈递国书的地方——卡布斯皇宫的庭院门前驻足观望了一番。这座皇宫坐落在马斯喀特古城的海边，外形似展翅高飞的山鹰，1974 年建成。它背靠海湾 两侧山头各有一座葡萄牙人 16 世纪入侵时修建的古堡。三层高的主楼耸立在高高的台基上，主楼二层楼上设有突出的阳台。据介绍 每逢节日或群众集会，卡布斯就站在阳台上接见前来祝贺和致敬的群众。主楼左右两翼分别是会议大厅和行政办公大楼。皇宫院墙铁栅门旁有两尊大炮，非常威严。

皇宫名为“阿勒-阿拉姆宫”据说是国家复兴和政权稳定的象征 我们译为“旗帜宫”。卡布斯接受国书在主楼左翼的会议大厅中。

4 月 28 日上午 10 点 皇宫典礼局的代表来使馆迎接我去旗帜宫。按商定程序，11 点我和主要外交官及翻译乘坐皇宫典礼局派来的“奔驰”450 轿车从使馆出发，车前分别插着中国和阿

曼的国旗 前有警车开道 后有三辆摩托车护卫。车从东门进入了皇宫的东院，仪仗队和军乐队已列队迎候。礼宾官引导我到仪仗队前的红地毯上立定 仪仗队即立正持枪致敬 军乐队奏起中国国歌和阿曼国歌 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第一次在阿曼皇宫上空和马斯喀特群山之间回荡。

检阅仪式结束后，礼宾官和警卫队队长引导我和翻译进入位于二楼的苏丹卡布斯的接见大厅，其他外交官在楼下休息。大厅内的走道上铺着红地毯 高悬的水晶吊灯闪闪发光 大理石柱子上镶嵌着玻璃镜面 天花板上有描金的图案 绛紫色的窗帘低垂 整个大厅金碧辉煌 庄严肃穆。

苏丹卡布斯头缠紫红色的带有流苏的头巾，身穿黑色镶有金丝边的礼服 手持刻有苏丹专用图案的金色宝剑 端立于苏丹宝座前 他的左边是全副戎装的侍从长 右边是宫廷事务大臣和外交大臣。我稳步上前向苏丹卡布斯朗诵颂词，然后把国书递交给陛下。卡布斯接受国书后致答词，然后邀请我到高出两级台阶的宝座台内就坐。卡布斯坐在带有金色皇冠和阿曼国徽的靠椅上 我和翻译坐在右边的沙发上 阿曼外交大臣和宫廷事务大臣在其左边的沙发上就坐。

首先 我转达了我国领导人的问候 赞扬了阿曼在卡布斯苏丹领导下执行和平、中立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与在国内经济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 感谢卡布斯陛下的英明决策 使中国和阿曼得以在古老友好关系的基础上正式建交；说明中国政府非常重视与阿曼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 在政治上互相支持 在经济建设上互相学习 共同发展。

苏丹卡布斯接着表示：欢迎中国首任大使到阿曼工作，赞赏中国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他说：“中国在国际上平等待人，不干涉别国内政 尊重别国主权 反对大国的霸权主义 支持正

义的民族独立斗争，值得大家钦佩。我希望通过两国大使的工作，在古老友谊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阿曼政府和各部大臣都已奉命和大使阁下合作，协助开展工作。”他还要我转达他对中国领导人的问候。

苏丹卡布斯很年轻 时年 39 岁 但已蓄有阿拉伯式的胡子。他谈话比较认真、诚恳 脸上时露微笑。他 1970 年 7 月 23 日登基执政，废除了他父王的落后、保守的封建统治制度和陈规陋习，建立了他自兼首相的开明的政府。他父亲聚敛财富，把黄金埋入地窖，不思国家建设，他却利用出口石油获得的美元，加强公路、港口、机场、电站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学校、医院、住房等福利建设，在短短的九年内成就显著，深受政府官员和人民群众的拥护。在外交上 他分别访问了埃及、沙特、约旦、伊朗、阿联酋等周围邻国和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摆脱了他父王闭关锁国的自我孤立的政策，和世界上 40 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在当时，由于他在巴格达阿拉伯联盟首脑会议上公开支持埃及、以色列和美国三方签署的戴维营协议，反对和埃及断交等孤立埃及的做法，使他在阿拉伯国家中陷于孤立，并受到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南也门等‘拒绝阵线’国家的攻击 南也门甚至在苏联的支持下威胁要入侵阿曼。在这种情况下，伟大中国的大使的到来，无疑是一种政治上的支持。

双方谈话 20 分钟后，服务员端上用阿拉伯银托盘装的甜食——哈尔瓦（一种用面粉、羊油、蜂蜜和果仁熬制的软糕）宾主都用右手抓食，接着送上阿拉伯咖啡。最后服务员捧来一只精美的银香炉，请客人闻香。炉内燃着阿曼特产的乳香和龙涎香，香烟缕缕缭绕，我轻轻地吸了一口，一股芬芳的香气沁入肺腑，使我顿觉精神倍爽。据说这是皇宫的最高礼节，也表示呈递国书的仪式到此结束。我即向卡布斯告辞，他含笑和我握别，并祝

我在马斯喀特生活愉快。

我走到一楼，在特设的贵宾簿上签名留念，这是中国的首任大使第一次在烫金的签名簿上庄严地写上自己的名字。整个呈递国书的仪式就此结束。礼宾官还用奔驰车送我们回使馆。

当天晚上，电视台播放了我呈递国书的新闻，长达五分钟，突出苏丹卡布斯和我的亲切交谈，五星红旗飘扬在中国大使馆上空的情景也给阿曼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大使馆是驻马斯喀特的第十九个大使馆，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使馆。虽然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先于我们和阿曼建交，但在马斯喀特没有设立使馆，也未派常驻大使。当时马斯喀特的外交人士评称：英、美、法三国使馆代表西方，中国使馆代表东方，是阿曼政府奉行东西方平衡外交政策的象征。

## “ 狼 来了！ ”

1979年5月1日 我礼节性拜访苏丹卡布斯的叔父、青年事务大臣兼国防副大臣法赫尔·本·泰木尔，这是我拜会的第一个阿曼高级官员。阿曼国防大臣是苏丹卡布斯自己兼任的，国防部的常务工作都由法赫尔负责。是日上午9时半 我如约抵达卢威区巴特——法拉吉古堡的国防部大院。这个大院原来是前苏丹赛义德封闭式的军营，也是尼兹瓦内地到马斯喀特必经的关卡 来往货物征收出入境税也在此地。

法赫尔的办公室在大院深处的一片绿阴下的高坡上，是一排白色的砖砌平房。当我走上高坡的台阶，法赫尔大臣已到门口来迎接。他身材高大 挺胸阔肚 身穿阿拉伯大袍 披黑色金边的罩袍，腰间佩有一把银质弯刀。他左手提着长长的罩袍一角 右手和我长时间握手 握手的动作很像舞台亮相 留时间给新闻记者拍照。他办公室正墙上挂有一幅全副戎装的卡布斯肖像 四壁玻璃柜内陈列着陆海空三军的军徽和坦克、飞机、兵舰的模型 军务机关的氛围甚浓。

会谈中，法赫尔大臣听我介绍完中国的外交政策和防务政策 并强调“中国的国防力量是用以自卫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人若犯我 我必犯人”。他很赞赏中国的自卫政策和反对大国霸权主义的坚定立场，继而又介绍了阿曼面临的威胁：苏联在南也门有强大的军事存在，亲苏的南也门政权不断在阿曼的边界上制造挑衅事件。国内的“佐法尔人民阵线”残余分子得到了苏联和南也门的支持 在亚丁设立了“人阵”总部 亚丁的广播电台

设有‘阿曼之声’的节目 每日向阿曼播音 叫嚷要颠覆阿曼政府。卡布斯陛下很重视武装部队的建设，要以现代化武器装备部队，但阿曼购买武器的支出已占整个国家财政开支的 40%，如果中国政府能提供一些适合阿曼需要的武器，以加强阿曼的防御力量 阿曼政府将非常感谢。

看来 阿曼外交部优先安排我拜访法赫尔 目的是想试探我对阿曼提供军援的态度，因为阿曼政府了解我们曾对非洲国家的独立斗争提供过军援。但对人均收入已高达 4000 美元的阿曼是否提供军援 我没有把握 不好表态 我仅作些反侵略的原则回应 留待向国内请示后再说。

在谈话中 法赫尔还介绍自己是苏丹卡布斯的亲叔 他父亲苏丹泰木尔·费萨尔(1913—1931)共生了 5 个儿子 赛义德是长子继承了王位(1932—1970)。塔里克是次子 曾任州长 后侨居德国。卡布斯 1970 年执政后 回国担任第一任首相。法赫尔自己生于 1926 年 是年 53 岁 排行老三。在赛义德统治的后期 他曾居住在巴林 1971 年从巴林回国，1974 年担任内政大臣，1978 年担任现职。法赫尔很尊重卡布斯 认为卡布斯年轻有为 有现代意识，办事英明果断 已将阿曼领上了‘复兴’的道路。

最后 他以隆重的阿曼方式款待我 让我以香水洗手 然后品尝阿曼的甜食和咖啡。告别时，他还送我一把带有国徽的银质咖啡壶 据说这是尼兹瓦著名的传统工艺品 工匠都是白发老人，专门为政府制作赠送贵宾的礼品。

事隔一周，阿曼又安排我与国防次官萨利姆·加扎利正式会见。此前，虽然我们在外交场合已见过几次，但未曾正式交谈。在我来马斯喀特之前，他曾在家中宴请过我国临时代办戴晓丰。他坦率地向戴晓丰说，过去他一直反对卡布斯父亲的封建专制，漂泊国外不归。1965 年冬至 1966 年夏，他在中国南京军事学院

外国军官训练班学习过，后又到约旦军队工作。卡布斯即位后，他认为卡布斯的政纲体现了阿曼青年的革命目标，于 1975 年回国参加军队工作。他工作很有建树，深得卡布斯的器重。回国不久便被卡布斯任命为国防部次官。他的父亲——阿卜杜拉·阿勒加扎利，1963 年是阿曼教长国驻开罗的代表，1975 年回国后担任外交部的礼宾司长。

萨利姆·加扎利约 40 岁，年富力强，中等身材，颇有军官风度，说话开门见山。在这次谈话中，他似数家底般向我介绍了阿曼的国防政策和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局势：

阿曼的防御重点在南方的佐法尔地区，佐法尔和南也门交界。阿曼陆军有两个旅，南方驻扎一个旅，空军也有一半的力量驻在南方的萨姆里特和萨拉拉的空军基地，以防苏联支持的南也门的入侵。苏联在南也门的军事存在，对阿曼是一个严重威胁。苏联在亚丁和索科特拉岛有海军、空军基地，它的飞机和军舰经常入侵阿曼的领空和领海，以试探阿曼空军的反应能力。阿曼已经拍下了苏军入侵阿曼领空的照片，必要时将予以公布。苏联通过南也门对北也门挑起边界冲突，想吞并北也门，并企图颠覆阿曼政府，包围沙特阿拉伯，想把盛产石油的海湾地区控制在它自己手中。阿曼和南也门的边界都是山区和沙漠，南也门的苏制坦克不到几小时，即可抵达阿曼空军基地萨姆里特和南方首府萨拉拉。阿曼军队完全有力量打退南也门的小规模入侵。但是，如有苏联军队支持的大规模进攻，他们只能抵挡一阵子。所以，他们很需要远程大炮、反坦克炮和高射炮等防御性武器。

萨利姆次官滔滔不绝地继续说，现在我们不仅要防御北极熊从南方的进攻，还要防止北极熊从伊朗方面向霍尔木兹海峡的进攻。霍尔木兹海峡原来是伊朗和阿曼共同扼守的，伊朗巴

列维政权倒台后霍梅尼放弃了波斯湾‘宪兵’的任务 防守霍尔木兹海峡的任务便落在了阿曼的身上，因为霍尔木兹国际运输航道是在阿曼领海之内。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后，苏联势力已渗入伊朗。巴勒斯坦的极端分子已大批聚集在德黑兰，准备在霍尔木兹海峡捣乱，霍尔木兹海峡有可能落入苏联之手。美国已看到这种形势 正从太平洋和地中海调集军舰 开往波斯湾地区 以阻止苏联进入波斯湾。

他还说，现在两个超级大国的舰队都在霍尔木兹海峡口外对峙，互相监视对方的活动。苏联有两艘潜水艇在波斯湾水域活动，随时可以投放水雷阻碍航道的通行。霍尔木兹国际航道每 12 分钟通过一条油轮，一昼夜可通过 120 艘油轮。美国进口石油的 25%、西欧的 65% 和日本的 90% 都从波斯湾地区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如果中断波斯湾的石油供应，西方国家的工业生产就要停顿，美国的战争机器也将不能运转。阿曼为此要求西方工业国家和海湾产油国给予财政和技术援助，购买扫雷艇、雷达和防空系统，以保证国际航道的自由通航。他还说，现在阿曼海军的防御重点已从南方转移到北方，已有一半的力量在防守霍尔木兹海峡 阿曼的巡逻炮艇、直升机昼夜巡逻。阿曼计划在濒临霍尔木兹海峡的羊岛建立一个前哨基地，以便停泊小型巡逻炮艇 并为其添加燃料、水和食品。阿曼是小国 财力有限，向西方工业国家和海湾产油国要求财政支援是合理的，但现在这些国家尚未做出反应。

听了国防部两位领导人的介绍，我对阿曼的安全形势有了一个全面的大致的了解，使我感到阿曼的周边形势比我们原来估计的要严峻和复杂得多，阿曼这片“宁静的土地”并不宁静。阿曼的忧心是有根据的。他们首先安排两位国防部领导人与我会见的目的也是可想而知的。然而，我们使馆正将有关情况向

国内作详细汇报时，新的情况又发生了。

1979年7月中下旬，霍尔木兹海峡局势骤然紧张起来。起因是在巴黎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办事处突然传出了一条轰动性的新闻：“极左分子出于愤慨，可能要劫持油轮，迫使西方国家承认巴勒斯坦的民族权利。”顿时，这事在国际上闹得沸沸扬扬。美国国务院对航行在波斯湾的油轮和其他船只发出紧急警告，说巴勒斯坦人在埃及“七二三”革命日要劫持油轮。美国第六舰队已在波斯湾地区保持戒备。美国甚至煞有介事地通知阿曼政府，如发生问题，美国可随时帮助。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阿联酋等海湾国家都得到了美国同样的通知。霍尔木兹海峡掀起了第一阵狂风巨浪，许多油轮不敢进入波斯湾，滞留在海峡口外的阿曼湾海面待命。一时间，西方报纸用大字标题渲染“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被封闭”。这件事，使我想起了中国家喻户晓的寓言故事——《狼来了》。我和使馆的同志都在注意观察，狼到底是什么样的？

7月23日，我们感到马斯喀特气氛非常紧张。

是日，埃及驻阿曼大使在使馆举行庆祝“七二三”革命日招待会，阿曼政府加强了对埃及使馆内外的警戒，连附近的马路上也增设了岗哨，客人们都要手持请柬才能进入使馆，以防潜入的巴勒斯坦极端分子制造事端，因为阿拉伯极左的“拒阵”国家对埃及单独与以色列、美国签署戴维营协议恨得要死。招待会上，外交官们对美国的“警告”议论纷纷，有的表示紧张，有的表示坦然，有的认为美国是故意散布谣言，情报不一定真实，是要把霍尔木兹海峡的蓝色海水搅浑。与阿曼政府联系密切的一位西方国家外交官私下说：阿曼政府得到美国通知后十分紧张，已经加派巡逻艇去海峡国际航道护航；由于阿曼公开支持戴维营协议，还害怕巴勒斯坦极端分子潜入阿曼境内制造事端，他看到阿曼警察部队在卡布斯皇宫和政府各部所在地都增加了警卫；从

马斯喀特老城到西卜国际机场的公路上，有警察总部的骑兵队巡逻，增加了首都的紧张气氛。

恰巧，这一天也是苏丹卡布斯的登基日。在阿曼政府举行的庆祝招待会上，国防部的一位权威人士轻声告诉我：美国国务院关于‘巴勒斯坦人要在霍尔木兹海峡劫持油轮’的消息并不确实。据霍尔木兹海峡羊岛前哨基地的报告，海峡情况正常，并没有发现异常情况。他说美国故意传播这种谣言，似乎是要为自己干预海峡局势制造借口，为与苏联争夺对海峡的控制埋下伏笔。

但是，阿曼政府在得到美国的通知后，一面立即调遣三艘巡逻艇到霍尔木兹海峡巡逻，一面要求美国派扫雷艇驻守阿曼湾，并提出要求美国军援的清单。内部消息说，美国政府 9 月下旬就派出 10 人军事小组来阿曼考察，评估阿曼迫切的安全需要。经过美国、沙特和阿曼三方紧张密谈的结果是，由沙特出资一亿美元为阿曼购买美国武器，美国帮助修建霍尔木兹海峡羊岛的海军前哨基地。这是美国一贯的伎俩 大喊“狼来了 狼来了！”让别人出钱出力，它从中捞利。

美国为了向苏联炫耀武力，两次派舰队司令乘旗舰访问马斯喀特。第一次在 10 月，中东部队司令访问阿曼，受到卡布斯的亲自接见，双方相约，增加美国舰队访阿的次数，从半年一次改为三个月一次。第二次是 1980 年春天 美国第七舰队司令访问马斯喀特，美军舰长在旗舰上举行招待会，阿曼负责国防和安全事务的副首相等军队高级官员、内阁大臣和外交使节都应邀到舰上参观。我和其他外交使节们到达时，海军士兵正在表演他们的队列操 舰长带领我们到驾驶台、军官俱乐部、大餐厅、士兵宿舍周游了一圈。旗舰长 200 多米 首尾都有 4 门自动火炮，中部还隐藏着数门大炮，甲板上可停降多架直升机。据说舰上满员时将近 1000 人 平时只有 500 ~ 600 人 士兵们大部分时间

在海上度过 除紧张的训练外 生活非常枯燥。

阿曼海军力量很薄弱,1700 公里长的海岸线,只有英军撤出中东和波斯湾地区时留下的 7 艘舰艇执行海上防务,缺乏扫雷艇、巡逻艇、直升机。就在美国制造海峡油轮将遭袭击的紧张局势后 10 天左右,阿曼政府制订了一份霍尔木兹海峡防务计划 拟购置扫雷艇、巡逻快艇、直升机和雷达报警装置 初步估价 1.1 亿美元,并以书面方式将这计划正式通知海湾石油生产国和西方石油消费国 要求他们出钱资助 要求西方国家培训所需的技术人员。

海湾国家对阿曼这一事先未经充分协商即贸然提出的计划很有异议。他们认为目前并不存在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威胁 只是报界的渲染 所以他们对阿曼的计划拒不表态。9 月中旬,阿曼政府派外交部政治司长哈比卜携带卡布斯的亲笔信匆匆忙忙到伊朗和伊拉克做解释 遭到伊拉克的拒绝 伊朗则未置可否 不予正面回答。9 月下旬,外交次官阿拉维去沙特、科威特、巴林和卡塔尔四国解释阿曼的防务计划 也无结果。

海湾国家官方的态度暧昧,但我注意到它们的报纸却站出来反对 甚至认为阿曼的防务计划是由美、英和西德发起的 是一个阴谋。伊拉克的《革命报》第一个公开反对这个计划 认为这是把美国的军事力量引进海湾。伊拉克反对一切形式的军事结盟和地区集团 该报称阿曼是“美国帝国主义的工具”。科威特和巴林的报纸也指责阿曼的计划“与不结盟国家的政策相矛盾”。南也门外交部发表声明 用语激烈 攻击“该计划是一个老帝国主义企图在海湾地区建立联盟、反对阿拉伯国家团结和该地区人民的计划”。

苏联《真理报》也并不袖手旁观 它在 10 月 6 日发表评论,指责阿曼在美帝国主义唆使下发起组织军事集团,认为是美国